

好像 少了谁

誰かが足りない

〔日〕宫下奈都 著

王华懋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好像少了谁

〔日〕宫下奈都 著 王华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好像少了谁 / (日) 宫下奈都著 ; 王华懋译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9
ISBN 978-7-5442-9202-3

I. ①好… II. ①宫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3241号

好像少了谁

〔日〕宫下奈都 著

王华懋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许文婷 李佳婕
装帧设计 史文涛
封面插画 刘晓颖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76千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9202-3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 录

Contents

1	序章
4	预约 1
33	预约 2
59	预约 3
83	预约 4
111	预约 5
138	预约 6
167	尾声

序章

砖造的老房子已褪去光鲜的色彩，昔日肯定绯红明媚的屋顶长满了爬墙植物。

推开沉甸甸的木造门，迎面便是一句温暖的“欢迎光临”。我看见自店内现身的老板娘笑脸，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紧张万分。

踏过擦拭得光可鉴人的地板，被带往店里。小小的餐厅每一个细节都用心经营，眼中看到的一切都亲切可人。初次造访，却怀念不已。我发觉，原来我一直渴望来到这里。

“HARAI”，这是这家店的名字。

在桌位坐下，打开菜单。汤有三种，前菜也有三种，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可口，但我还不怎么饿。下午五点四十七分。距离约好的时间，还有十分钟以上。

我抬起看菜单的视线，悄悄环顾店里。厨房传来清脆的碰撞声，老板娘机敏地在桌间穿梭。

可能是因为时间尚早，店里还有很多空位。这家餐厅很难预订，等会儿一定就会慢慢坐满。想象店里逐渐洋溢起热闹的笑声，是一件乐事。

可是有一个不自然的空位。那一桌的客人已经就座，对面却没有。应该已经预约的座位孤零零地空着。

少了什么人。

真可怜，我想。为那个不能来的某人、为那个等待着没来的某人的某人。我没有想到我自己。明明也有可能约好的六点到了，我的对面也无人现身。

不经意间，我冒出一个古怪的想法。

少了什么人。不知何时开始，我似乎就一直有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少了谁。那个我应该认识的谁、尚未谋面的谁。那是谁？总有一天会见到吧。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

我一直在等待什么人。

少了的那个人，会不会是……我？我是不是想要找回曾几何时的我？或是想要邂逅尚未得见的新的我？

店里回荡着低调的音乐声。这曲子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好像是霍尔斯特的《行星组曲》^①。没错，是《行星组曲》里面的“水星”。

闭上眼睛，专注聆听了半晌音乐。曲子不长，一下子就结束了。然后我静静地叹息。

我在这里。少了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

^①《行星组曲》是一组由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的管弦乐组曲，完成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之间，全曲由七个乐章组成，分别以太阳系中的七个行星命名。

预约 1

每次经过天桥，我的胸口总是期待得怦怦跳。缓步走上灰色的水泥道，来到半途，就会兴起一股仿佛正朝天空走去的错觉。两侧的景色自视野消失，坡道就这样朝天空延伸而去。

步上漫长的坡道后，另一头便是广阔无垠的大海。

遥远的海面在灿阳下闪闪发光。远远地也可以看出大海随着深度变换色泽。浓碧、群青、靛蓝，然后越来越接近深蓝，最后在彼端与天空融为一体。

大海的这一侧，尖锐的绿意摇曳着，是成片的玉米田。记忆中的玉米高耸而笔挺，绿荫下密密麻麻地结着饱满

的果实。

没错，但那都是在记忆之中。

即使穿越天桥，也没有绿色的农田，也没有应该就在彼端的大海。只有绵延不断的人家的屋顶。黑色砖瓦屋顶、晾晒的衣物、漆成蓝色的公寓顶楼、银色的大楼、卡拉OK店招牌、电线，然后又是黑色砖瓦屋顶。远处是淡淡的山影。

天空的颜色就不对了。晚霞居然是橘色的，这太不正常了。晚霞应该是粉红色的，天空和云朵、映照着晚霞的大海都染上温柔的粉红色，这才是真正的晚霞。所以这里看到的晚霞是假的。虚假的天空底下，街景在橘光照耀下也显得虚假。我想，俯视着街景的我，或许也同样是假的。

十月也近尾声了，到了傍晚，风吹在身上甚至有点凉意。我在天桥上闭起眼睛。这样做，是不是又能看见大海？

钝重的巨响逐渐逼近。隆隆声规律地迫近而来。直到刚才还觉得嗅到了海潮香，这下却被驶过马路的汽车

废气给淹没，再也辨认不出来了。我睁开眼睛，踩着水泥道开始往下走。天桥正下方是铁轨。逼近的隆隆声或许是货运列车，它在我脚底遥远的下方疾驰而去。

从北方小镇来到这里，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。大学四年，然后就这样工作了四年。我不知道八年的岁月算长还是短。这长短难辨的岁月里，许多人匆匆出现在我面前又消失。

大学同学里，不只一两人已经换了工作；也有人存了钱，辞掉工作，在世界各地旅游。也听到有人结婚生子的消息。

八年之间，毫无改变的一定只有我一个。我觉得来到这个城市以后，我结束了一切必要的活动。

八年，岁月的长度无法正确估量。比起一页又一页撕下的日历，回顾发生了什么事、当时自己是何状况，更能真实地体会时间的更迭。但由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所以我迷糊了。时间是无法用樱花开了八次、生日过了八次来估量的。樱花究竟是开了八次还是四次？或许生

日也已经过了几十次了，但我毫无头绪，一片混乱。

不管是两次、四次还是八次，都没有什么不同。每天，我路过天桥去上班。混过上班時間后，再返回住处。这样的反复一点一滴，越来越快。一开始或许还能挣脱。这样下去真的好吗？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吗？我如此自问，过着每一天。还来得及，还可以改变——想着想着，日子反复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到了第八次，已经宛如一脚踏进湍急的洪流当中——凭我的力量已经无可奈何、无从遏止的洪流。我被卷入，随波逐流。

即使随波逐流，也感觉不到痛楚了，也不再挣扎了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与应该一起被冲走的东西失散了。我被冲往陌生、与人断绝的地方。至少，最后我能够出海吗？

我想起故乡宁静的大海，内心稍微平静了些。

走下天桥，经过幼儿园的校园后方，下一个转角有家像火柴盒般又白又扁平的店。虽然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出海，不过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在途中转进那个盒子度过时间了。

晚霞。大海。玉米田。有时候我实在不懂，既然如此怀念，为何不干脆回故乡去？——不是有时候。也不是不懂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从不明白自己为何生活在此地。

我应该也明白没有回故乡让父母有多么失望。原本我就是和父母说好只有大学四年在外地读书，才离开故乡的。我想父母都一直相信我会回家。母亲好像还拜托伯父为我在故乡觅得了一个工作。一直到很后来，我才从伯父那里听到这事，真是愧疚极了。

明知道父母在等我，我却没有回去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现在在便利店工作。不是说便利店不好。可是如果想在小店工作，回故乡的小店工作就是了。不惜辜负父母的期望也要留在这里工作，而工作的地方竟是便利店，我难以启齿。

“我在一家叫水口商社的地方工作。”

名字听起来像贸易公司，但简而言之就是全国连锁便利店在此地的代理商。除了便利店以外，水口商社还经营房地产、人才派遣、电脑培训、能量石贩卖等等，规模都很小，种类遍及各领域。

规模小反倒好。感觉社长没什么远见或规划，只是不顾后果地见一个做一个，而且感觉似乎有那么点不太正派。如果扩大规模，或许有可能摔得太重，就此一蹶不振。

我在水口商社旗下的便利店，主要负责大夜班工作。

从学生时代就一直交往的未果子告诉我她要结婚，是毕业后第几年的圣诞节来着？是第三次之后吗？不，这样说并不正确。因为这消息不是她告诉我的。依序回溯的话，首先是毕业后第三次的圣诞节前，有大学研究室的聚餐活动。我听大家聊到同届有一个同学——那天没来——最近好像要结婚了。那个要结婚的男同学人很做作，我不是很喜欢，跟他也不熟，所以当时听了也没放在心上。只是大家谈这事时，总有些遮遮掩掩的，让我觉得古怪。因为又没什么好瞒的。这是喜事，大家又都是同届生，何不大大方方聊开来呢？——虽然跟我没关系。当时我这么想。

事后回想，大家是在顾忌我。因为那个傲慢的同届

同学结婚的对象，是当时应该是我女友的未果子。我和未果子从十九岁的时候开始交往，直到那一刻，我都不认为我们已经分手了。

我真的无法想象。女生怎么能残忍到那种地步？

听到未果子要结婚，我的身体龟裂了。我好像真的听到“啪啦”一道裂开来的声响。到底是哪里裂开了？我细细摸遍全身，却找不到裂痕。太危险了。如果没注意到身体裂开了，不小心施压，我可能会裂得粉身碎骨。

即使如此，我想我还是有些乐观的。未果子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我的身体也没有裂痕。我们的关系一如往常。明明想要这样去想，却也提不起勇气找未果子好好谈谈。

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来我住处的未果子戴着一条金项链。她穿着我没见过的大衣，站在狭窄的玄关，不知为何，直盯着我穿旧了的拖鞋看。

“怎么了？不进来吗？”我努力开朗地说。

未果子没有回话。

“那条项链很漂亮。”我走近未果子说。

三链式的金项链衬托出未果子的华美。

“这不是石头。”未果子抬头看我，面色冷若冰霜。

“我觉得适合我的不是石头，而是金子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我回答，同时未果子吼了起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！”

我不懂她为什么要朝我吼。

“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同意！是谁叫我戴什么能量石的！你真的觉得我适合金子吗？你就不觉得抱歉吗？”

我是觉得抱歉。但不是因为未果子适合金子，而是对于我贩卖打着能量石噱头的石头。不过我并没有卖给未果子。她的能量石都是我送她的。

“你这人是不是哪里不对劲？”

未果子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团揉起来的面纸，砸到地上。面纸包里滚出许多小石子。

“反正都是假的！”

我没问什么是假的。因为我怕她回答“你”。假的、不对劲，如果被这么指责的我真的是假的、真的不对劲，那未果子的指责，该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纳才好？

“假的，都是假的！”

我默默蹲下，一颗颗捡起未果子扔过来的石头。

“我听人说要净化能量石，可以用水洗。虽然你说要拿去晒月光，但我拿去用水洗了。然后我发现不太对。因为越洗，石头的颜色就越淡。仔细一看，颜色根本就是涂上去的。什么能量石，根本就是假的！”

贴附在外层的粉饰片片脱落，我拼命用双手捂住。不管再怎么捂，就是不停地剥落。我不知道那是上色的。我恨石头，却又觉得它如此令人怜爱。因为我和这废物般的石头是如此相似。虚荣心、羞耻心，一切都被剥光而毫无防备的赤裸裸的我，或许就应该在这时，以原本的面貌挺身面对未果子才对。

“能量石就不能上色吗？”

或许我应该这么说。想让自己显得好看点，这难道错了吗？努力讨别人欢心，哪里不行了吗？

可是我无法挺身面对。我想未果子早就知道我没那个胆子。表面剥落后，里头空无一物。她离开的时候，最后看见我搂着空洞的身体颤抖了吗？还是她甚至连头

也没有回？

好半晌，我就这样颤抖着倒在地上，但我还是披上宛如厚重貂皮大衣的粉饰，一脸没事人般地站了起来。我只能站起来。便利店的工作，一天也不能休息。

因为有未果子——这是我没有回故乡的理由之一。向父母解释的时候，至少未果子的存在比职场更具说服力。她离开了，不回去的理由少了一个。我必须说服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父母。

大海前的景观化作一片摇曳的金浪时，我对父母开口说我想学经济，请让我上大学。那是我高二的秋天。这是我第一次表达意志，说我想要离开那个乡下小镇，到有大学的都市去。

当时我认真地认为如果不能理解经济，就无法理解世界。对有些人来说，那或许是政治，或许是哲学，或许是物理学。我痛恨世上的不公，为了设法扭转，每天都焦虑万分。不是为了别的可怜人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的父母每天都辛勤工作，几乎是操劳过度地工作，但